

## 高考前夕

幾天之後，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開始了。對於高三考生及其家庭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日子，沒有一。

為了高考這一天，我家已經三個月沒有按時洗碗了。

這件事情要從三月份說起。某天，有人突然敲了我的房門，開門以後才知道是隔壁鄰居的阿姨。她說自己的兒子今年正值高三，壓力大，容易失眠，中午午休的時候，聽到我們家水管產生的流水聲就睡不着覺。作為孩子的母親，她請求我們在他兒子上學之後再洗碗，行不行。

看着她略顯斑白的雙鬢，我父母答應了。他們是認真的。於是，從那以後，我們家午飯都在十二點以前做完。因為從經驗來看，他們



人生在線  
郭曉懿

家兒子應該是十二點左右才從中學回來。每天吃完午飯，我們直接把碗筷晾在桌上，直到下午兩點半才去洗碗。

言出必行，並且完美地避開了他中午午休的時間。

自那以後，我爸常和我說，誰家孩子高考，作為父母的不着急？當年你要高考的時候，我們也生怕別人打擾你。現在鄰居孩子要高考，我們也要盡力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給他。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雖然我們和鄰居素無往來，但是畢竟在一個樓宇生活。作為鄰居，盡自己所能給對方一點微小的幫助。希望她的兒子能有好的狀態，在高考的考場上能考出最好的水平，不辜負自己的努力和家人的期許。

後來我們還在樓道上遇到了她的兒子，說起了中午不洗碗這事情，他對我們表示了感謝。臨走前，我對他說，高考加油啊。

其實，每一個考生參加高考的背後，都是一個個家庭，甚至陌生人的默默付出。

我看了太多高考那天，學生因為忘記准考證，由交警專門騎摩托載着回家往返的經歷。這樣的新聞幾乎每年都要發生。而今，我們作為鄰居，也不過是盡量為他人做一點貢獻罷了。

究其原委，無他，惟望天下考生加油。



## 高考加油

## 包容與獨特

不久前，某出版社的小學教材插畫在網上引起熱議。不少網友認為這些插畫存在人物表情奇怪、衣着和舉止不當等諸多問題。事發後，該出版社即出聲明，稱將重新繪製有關教材封面和插圖，並全面評估所出版教材封面及插畫，提高設計質量。唯這些插畫的作者、圈內某知名設計師工作室官方微博，卻在回覆網友質疑時頗為囂張，妄稱書中那些神情怪異的小孩形象，是「專為您家孩子設計的優質作品」云云。有過不改，竟口出狂言，如是姿態，實在有違專業操守。

最近幾天，事件不斷發酵，引出愈來愈多的關注與回應。絕大多數的網友及媒體評論，皆指向這些插畫的美感欠奉，甚至在處理少男少女的某些身體敏感部位時極度不妥，難免予人別有用心之嫌。也有零星聲音為其辯護，稱畫中男女的眼距過寬、眼神渙散，或受到當代著名哥倫比亞藝術家博特羅（Botero，一九三二至今）繪畫風格的影響。但其實，博特羅的畫作中時常出現臃腫、肥胖、兩眼無神的形象，這是藝術家對於其身處社會及時代景狀的嘲笑與反諷，若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學生課本中效仿這樣的形象，時空與情景大不相同，既失去了「效仿」本身的意



黛西札記  
李夢

義，也實在高估了使用這些教材的小孩子對於當代藝術的理解與領悟能力。

這不禁又讓人想到去年曾被熱議的內地某服裝品牌的童裝事件。該品牌的設計師曾一度將暗黑、詭異、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圖案印在小童時裝上，甚至讓這些小孩子擺出各式奇怪的、或有不雅暗示的動作拍攝宣傳照。即便是成年人，面對這樣大膽另類的衣飾設計，仍感到難以接受，更遑論涉世未深的小孩子了。上述教科書或服裝的設計師們，固然可以用西方當代藝術的另類創意和不循常規為自己辯護，但卻忽視了「受眾」這一最基本的關顧。哪怕在當代藝術潮流湧動不息的歐美國家，我們翻開當地小孩子的課本或繪本，也不會發現這般讓人不適的表達方法。

猶記得著名學者、教育家蔣夢麟曾在《西潮》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一直不斷地在吸收外國東西，有時候經過審慎選擇，有時候則不分皂白，亂學一氣。」在文明融合互動的全球化時代，效仿及借鑒外域文化和藝術潮流固然不錯，而將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學中的美、善與優雅傳承並發揚，以達至既兼採包容又不在地獨特的理想情境，才是今時今日藝術及教育從業者應該思考並探索的題目。

## 冷熱媒體的啟示

自由談  
海龍



現代傳媒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傳播媒介在改變文明中的作用巨大，因而提出了一個冷媒體和熱媒體的概念。他非常注重媒體作為工具本身的意義而把媒體的作用稱作是人體自身能力的延伸和拓展。但跟一般媒體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更加強調工具的作用。比如說，他認為在新聞傳播中，作為「硬件」的媒體工具和傳播形式的意義應該大於作為新聞內容即「軟件」的意義。他強調這些傳播工具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而人們的生活才是他們思想暨意識形態產生的基本土壤。

麥克盧漢曾用很家常的燈泡的作用為例子說明他的理論：電燈泡本身純粹是個工具。它並不像報紙雜誌刊載文章或電視有播放節目的功能。燈泡不攜帶思想，但它卻是一種具有社會效應的媒介。

燈泡雖然不提供思想，但它能給人們在黑暗中或者夜間創造空間，這個空間延展了人類的生命，能提供無限的社會互動可能。否則，人們會因被黑暗籠罩而限制自己的行動力。因此，他將燈泡描述為一



市井萬象

南京金陵美術館現正舉行「金陵瑰寶 國之巨匠：吳良鏞學術成就展」。該展覽通過吳良鏞一生中多個作品模型和文稿資料，全面展示其在規劃、建築、教育、藝術創作等方面的傑出成就，共分為：南京是我家鄉、清華園裏老園丁、從建築天地到大千世界、天下人居為生民立命、匠人營國、歡樂聖境遊於藝、心繫金陵等板塊。

吳良鏞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南京，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和教育家。古典園林與現代建築相結合的金陵紅樓夢文化博物館（江寧織造博物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圖為展出的建築模型。

## 金陵瑰寶



中新社

## 美麗的誤會



英倫漫話  
江恆

記得初到英國時，有一件事讓我頗覺困惑，那就是每逢春季，超市蔬菜區的貨架上總是大喇喇地擺放着成捆的韭菜花，一條條翠綠的枝幹頂着鮮嫩的花苞，對中國人來說絕對是舌尖上的誘惑，然而它們不是韭菜花！

這些以假亂真的傢伙，是英國家喻戶曉的水仙花（daffodil）。之所以讓人產生誤會，首先是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水仙花被齊刷刷地剪掉根部後，再非常整齊地捆在一起，看起來和韭菜花沒什麼兩樣。其次水仙花的商品標籤和普通蔬菜相同，禁止食用的警告並不顯眼，很容易被人忽略。再有商家沒有把水仙花單獨擺放，而是混在了蔬菜區，與成捆的小蔥、蘆筍放在一起，想不看錯都難，也恰是這一點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近年總有新去的中國留學生，誤把水仙花當成韭菜吃掉，然後上吐下瀉中壽入院，為此英國公共衛生局還專門致信各大超市，要求將水仙花遠離蔬菜擺放。

據當地友人說，水仙花作為每年春天最早綻放的花卉之一，已成為不少英國家庭的裝飾，比起土培栽種，插在花瓶裏觀賞省時省力，因此超市的水仙花切花廣受歡迎。鑒於需求量大，商家將其擺放在蔬菜區，就是為了方便顧客「順手牽羊」。只不過對於不知韭菜花是何物的英國人來說，絕不會誤拿水仙花炒菜，中招的往往是那些初來乍到的中國人，這也提醒大家不要粗心大意。

從超市裏成捆地賣水仙花，不難看出英國人對其獨有的喜愛，除了威爾士人把它當作國花，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那首《詠水仙》也成為曠世佳作，其中「我孤獨地漫遊，像一朵雲」（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讓人耳熟能詳，很多英國人甚至能脫口而出。大文豪莎士比亞在《冬天的故事》裏，也多次提到水仙花初放時的嬌美，藉以讚美嚴冬過後欣欣向榮的新春氣象。曾有人做過統計，英國文人墨客寫過的花卉中，水仙花出現的次數位居第三，僅次於玫瑰和百合，足見這種小花的魅力。

與中國常見的水仙花品種有所不同，英國水仙花更加粗壯，花朵碩大，呈橫向或向上開放的喇叭形，花瓣顏色

鮮黃，盛放時有淡淡的清香。它對環境的適應性極強，耐寒抗旱，幾乎不需要特別打理。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英國花店在初春時，常能看到成堆的洋蔥般水仙花根莖，顧客可用A4紙大小的紙袋自行裝滿，店家僅收一兩英鎊，差不多半賣半送。當時一位園丁囑咐我買回家要好好打理，每年花期過後，可將根莖挖出來，用報紙包好，留待明年初春時再種下。結果我貪圖省事，種下後便沒再理會，隨後的幾年裏，水仙花都如期破土而出，迎風怒放，讓我感嘆其強大的生命力。

或許正因此如此，在英國隨處可見的水仙花，已不再被視為希臘神話中美男子納西塞斯（Narcissus）自戀的化身，而是大自然樸素之美的象徵，如同文學評論家所說，春天來臨之時，那漫山遍野的水仙花，代表的是堅韌而又亮麗的生機，那片生氣勃勃的中間有好多更日常而又更堅忍的東西。

這讓我想起去年疫情期間，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了一幅抗疫公益宣傳小漫畫，畫中一名警察拿着喇叭，喊出模仿華茲華斯《詠水仙》的詩句：「如果你們要出來／就要孤獨得像一朵遊雲／不要聚集／如果必要的時候／可以像水仙花那樣群集」，引發了無數人的共鳴。這一方面顯示了《詠水仙》多麼的膾炙人口，另一方面也說明水仙花的精神深入人心。

如果說水仙花因為「不能吃」造成誤會，那麼其他幾種花因為「能吃」，

也讓孤陋寡聞的我鬧出笑話。比如春天時，在英國公園或街邊草地，伴隨着水仙花，常能見到一簇簇紫色小花，花朵約有拇指般大小，紅色的花蕊異常鮮艷，由於綠葉非常纖細，離遠看就像整朵花突兀地冒出地面。起初我以為只是普通野花，甚至嫌它不夠大氣，豈知這些不起眼的小花，竟是大名鼎鼎的名貴藥材藏紅花（Saffron），尤其那鮮紅的花蕊，在西方美食中是知名的調味料，實在看走了眼。

另外一種花長相怪異，整株花能達一人多高，花朵頂端為紫色的濃密絨毛，花身像龍的鱗甲，我怎麼看都覺得像是毒草，有意無意與之遠離。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有「蔬菜之王」稱號的洋薊（Artichoke，香港譯作雅枝竹）。其成熟的果實大小與水果釋迦相似，要剝去外面硬硬的「鱗甲」才能食用，裏面脆嫩的花苞有板栗的香味。洋薊是西餐中常見的食材，通常以煎烤為主，甚至成為英國皇家國宴上的大菜。二〇〇八年，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溫莎宮設國宴款待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當時的四道菜中便包括主菜洋薊配烤羊排。

還有一種不能稱之為花的植物在英國也很常見，三角形的大葉子，綠油油的煞是養眼，不料那肥厚的紅色葉柄才是主角，它就是製作甜點離不開的大黃（Rhubarb），和前面提到的幾種花一樣，其隨春而至，象徵萬物復甦，如果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仔細聆聽，能聽到大黃生長時發出的沙沙響。



▲水仙花（daffodil）是每年春天最早綻放的花卉之一。

© RHS/Adam Duckworth

種沒有任何內容的媒介。麥克盧漢說：「一個燈泡僅僅通過它的存在就創造了一種環境。」

麥克盧漢關於「熱媒體」和「冷媒體」的觀點是一種比喻。他的所謂熱媒體指傳遞信息比較清晰明確，接受者不需要動員多種感官和聯想就能容易理解的媒介信息，如圖片、電影、多媒體綜合影像等直接訴諸於觀眾感官的信息。因為它們易於直覺展現，其本身就具有「熱」的特徵，在傳播中它們對接受者的參與度要求較低。而「冷媒體」表達信息不直接，如報刊、書籍等間接傳遞信息的媒介物。這樣的媒體因其信息量間接而且相對模糊，在接受它們時需要讀者調動多種感官和想像力參與來完成信息還原和接收，所以它要求接受者參與度高。

隨着現當代科技的高度發達，冷一熱媒體的概念後來也在不斷被改寫。比如說，過去電視曾是熱媒體，但現在由於有了更熱的「油管」「抖音」「快手」等全方位新媒體的碾壓逐漸被歸類為冷媒體。

冷一熱媒體的劃分學術界有爭議而且它在新聞界並不被全部接受，但是這個理念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科技如今在每日每時改變着人類的命運和生活方式；這不止體現在接受傳媒的方式上。由於這種過渡太自然，我們幾乎對它不再留心。我們時常聽到「人心不古」的慨嘆，抱怨現代人精神粗糙，沒有深情，別離沒有儀式感，不再重視民族節日、人和人間的情感思念都變得單薄輕佻。讀詩經楚辭或唐詩宋詞，那裏曾經有的人間情愛今人再也呼喚不來。

其實這些變化也跟科技和工具有關。詩經時代，人一生的生活圈不過方圓幾十里；他們有的是時光觀察體味身邊的一切，從花草草到衣食住行都簡樸到極致深摯到了極致。他們的歌是「手工」的，是經歷過很多世紀打磨的，所以很用心。唐宋時代，生活好多了，但交通仍不發達，從一個城到另一個城通常要走幾個月甚至經年。那時的分手往往是畏途；有時的分開就是生離死別。所以古人有了那麼摯重的思念和死生契闊的

別離詩和懷人詩。因為別離的可怖，書信的難遞，所以古人信札都成了墨寶，魚雁傳書才能成典故。

自從有了汽車火車，已經沒人像以往那麼在乎離別。有了飛機，全球跑透透，再加上手機和視頻電話，誰再寫信會被笑為多餘，而嘆息離別或述說思念會被當成矯情——別離詩敵不過一個越洋電話；如果你自釀悲氣訴說別離會被譏為矯情——發達的交流工具是詩意和情懷的死敵。

所以，我們現在不可能有「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來思，楊柳依依」這樣綿長古典的慨嘆，現代社會似乎容不下別離詩也容不下細膩。

拜現代科技之賜，人們的生活有了突飛猛進的改善，但這種尊處尊優也讓人類的感情似乎變得更加浮躁和輕薄短小。現代社會不再深情、容不得驕奢。一切都在提速不容醞釀和預熱，都要要求馬上見現真章。所以，雖然人類現代化了二百年，科技可以上天入地，但卻沒能創造出新的李白蘇軾或超越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的巨作。